「諸善男子、若善女人，皆應依此勇猛精進，當正修學！」他說：所有的「善男子」與「善女人」都應該要依據此，即這種禪定的方法，這個止觀的方法，「勇猛精進」，應該要怎樣？正正式式地修學這種，這種這樣的瑜伽。已經講完了〈分別瑜伽品〉。講完之後，乙二，上文就用散文講的。乙二，釋迦佛就講一首偈，講一首頌，這首頌就把上文講的東西稍為複述一下，這些叫做重頌了，發起，然後才用頌講。

丙一就發起頌文，散文；丙二就舉頌正釋，正式講出那篇頌了。「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頌曰：」到這個時候，世尊想把上文所講的內容重新複敘一下，就講了一首偈。丙二，舉頌了，偈頌總共有五首偈，五首頌，四句一首頌，這裏有二十句，由丁一到丁五。我們知道丁一是什麼？第一首頌，第一頌，顯依，你看丁一，第一頌就顯示出什麼？依法瑜伽違順的得失。上文所講的這種瑜伽就是什麼？依法瑜伽，瑜伽有兩種，止觀不是有兩種？一種叫什麼止觀？一種叫做什麼止觀？

聽眾：依教。

羅公：是！一種叫做依教的止觀，依法的止觀，「法」即是教，「法」即是依教的止觀，依住經教裡面的那些義理去修的，並非只是懂得方法照修的，叫做「依法止觀」。

第二種就是「不依法止觀」，「依法止觀」是那些利根菩薩，「不依法止觀」是那些頓根菩薩修的，現在我們上文所講的都是依法止觀，顯「依法止觀」，這種瑜伽，「違順」，如果違反這種「依法止觀」，他就有很大的損失，順著這個「依法止觀」去修，他就有很大的得益。得失。好了，你看他的頌文，下面就是經文了。「於法假立瑜伽中，若行放逸失大義；」一句。「依止此法及瑜伽，若正修行得大覺。」又一句。「於法假立（的）瑜伽」，依據上文所講的這種瑜伽，這種瑜伽是什麼？是「法」，這個「法」就是佛的經教裏面所講的東西，就叫做「法」，這種「法」是什

麼呢？不是天生的，不是上帝造的，而是什麼？

只是佛為了度眾生而假設的、假立的，你不要執著這些法，當你了解去修行的時候，你就不要死執這些法的，這是假立的法，「法假立」即是假立法，「假立」兩個字是形容詞，那個「法」字是一個名詞，普通形容詞，我們中國人的形容詞就在名詞的前面的，英文是多數形容詞在名詞前面的，但是印度文，每每形容詞就在名詞後面的，好像法文那樣，法文的形容詞很多在名詞在後面的，這個假立的法，依據這個法來修行的瑜伽裡面，「若行放逸」，如果那個人放逸，「放逸」即是什麼？

見到善的事應該做的他不做；見到惡的東西應該除去，他不除，這樣，這種情況就叫做「放逸」，如果他對於這麼好的瑜伽他都不修而放逸，就「失大義」了，這個「義」者，指利益，利益，這個「義」字當利益解，義利、義利即是合理的利益，好的利益就叫做「義」，就失了大利了。「依止此法及瑜伽，」你依據此法，即是上文所講的這種教法，並且去實修瑜伽，「若正修行」，依著這些教法與教法所教你的瑜伽去修行，如果能夠正正確確地去修行，你會得「大覺」，你會成佛。得到這個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。這是第一首偈。第二首偈，丁二，第二頌，顯有所得失。怎樣有所得？有執著，一定是這樣的，那種執著。現在的人說，你起分別啦！如何如何，即是他有所得而已！

不過他不識用名詞，有所得即是執著某種東西，叫做「有所得」，上文教你這樣修，你可以依住修，但你不要執著，不要執著非一定這樣不可，一定要怎樣，不能這樣，我們要理解，「有所得」是有過失的，修行就儘管修行，如果你執著就有過失的，「見有所得求免難，」一句，「若謂此見為得法，慈氏彼去瑜伽遠，譬如大地與虛空。」漏了一個「如」字，一定是剛好我寫到這裡就瞌眼瞌（打瞌睡），那個「如」字就漏了。「譬如大地與虛空」。他說，「見」，見者，即是我們的智慧，叫做「見」，我們的智慧活動的時候有所得，即是有所執著某一種東西，一定是這樣的，這種人執著多，這樣就「求免」於過失與免於生死輪迴就很困難了，這種人，這個「免」就是免於生死輪迴，免於過失，那些有執著的人就很難了。現在那些人又要

這樣，又要那樣，那位又不見她來？哮喘的那位？那些人又要說她如何不對，要輪迴就是這種人了，不是說這個太太，那些人說這個太太如此這般，又說她起什麼分別那種，這種人求免於生死輪迴是很難的。

「若謂此見為得法」，如果有一種人，自己起了這種執著的見解，還以為得到佛所說的法的真義，「慈氏彼去瑜伽遠，」「慈氏」應該有一撇（逗號）的，「慈氏」啊！即是彌勒，「彼去瑜伽遠，」這種人距離瑜伽太遠了！這種人。「遠」成怎樣？他說，簡直沒有得譬喻，「譬如大地與虛空」。即是這種人不行的！這種人整日那麼多如此這般，你對這些人最好罵他！摑醒他！為何你這樣？你可憐他，令他消減一些罪業，令他不要去得那麼遠，對這種人我一定罵的，罵你就罵你了！又如何？我已經盡了我的慈悲了，我都做了一件好事，什麼好事？我罵他。

第三頌，顯化生離染德。這個「化」即是教化，「生」是眾生，「顯」是指出，指出教化眾生，令那些眾生離開染污，染污是指煩惱，令那些眾生離煩惱，是有功德的，好的，這個「德」與得到的「得」通用的，即是指功德，「利生堅固而不作，」「化生離染德」，「化」就是教化，「生」是眾生，教化眾生不是教化他離，是你自己離染，你教化眾生的時候要「離染」，這個「離染」是一個副詞，是一個 adverb 來的，教化的。教化眾生，何解？有些人教化眾生是染污的，有染污性的，他教了你都是染污的，他教你一輪，以為我就是天人師，你們這些可憐蟲，我現在教了你了！他的心是這樣，這些人是染污的。有些這樣的，嘿！我現在如何了，升高座，我度你，現在你們這班人是有罪的，我現在度你了！這種人他是染污的，何解？

染污與不染污有三種，你可以判的。「三輪清淨」就不染污，譬如布施，第一，別的也一樣，《金剛經》用布施來舉例，不是只是要你布施，不過用布施來舉例，何解如此多的舉例不用，要用布施？因為「六波羅蜜」第一個是布施嘛！難道用最後那個嗎？是嗎？譬喻我問人，一定找第一行的那個來問，難道找坐最後那個來問？是嗎？第一就是什麼？自己，不要用「施」字，「持戒」就是持戒的人，「忍辱」，忍

辱那個主人翁。第一，第一輪，布施的那個對象，那個 object，一個 subject；一個 object。第三是物，譬如你布施用銀紙（貨幣），那些銀紙，你布施，拿本佛經施給別人，布施物就是佛經，這三種東西。是怎樣呢？怎樣「三輪清淨」？

即是不覺得有個「我」了不起，我現在施捨給別人，不是說麻木那樣，沒有知覺，即是不執著我這個了不起了！我現在布施你了，沒有這樣的心，第二就是受者，不要覺得，你這個可憐蟲，要受我施捨了，第三，所用的，我現在給你這麼多錢，這三種東西不要覺得，不是說不做，做了不要覺得這個行為很了不起，這樣就叫做「三輪清淨」，叫做「不住於相」，不住於相，這種叫做所謂「應無所住」就是不住相，我們生任何的心都不住於相，相就是什麼？一個主體的相，一個是對象的相，是嗎？一個就是用這個物件的相。

譬如有些是這樣，譬如持戒，這個「持戒」就是一個主體，一個主人，你持戒都有對象的，持戒都有對象的，譬如我不殺生，殺生就是對象，是嗎？即是對象，怎樣「不殺」法？我依據這個戒律，我就這樣做，都是那個方法，那個是什麼？那個所用之物是指那個 means，工具，或者那種東西，總之就什麼都是「三輪清淨」，我見到很多人都可以做到「三輪清淨」的，反而那些「大老者」就做不到，或者覺得自己了不起那些就反而做不到。嘿！我很如何的！

我再複述這件事給你們聽，有些人未來，唐朝的唐太宗就將他那個疏姪女認她是公主，是嗎？就叫她嫁給西藏王，西藏王就是唐太宗的女婿了，這個實在不是唐太宗的女兒，就叫做文成公主，文成公主一去的時候，公主出嫁肯定很多東西的，裏面什麼都有，連和尚都帶了幾個去，法師，帶上幾個法師去妝嫁，去到那裡那些法師就很惡，在西藏那些法師就很惡，因為怎樣？〔他們是〕那個天王的公主妝嫁的，你這個西藏王是天王的女婿，那就很巴閉（了不起），有很多人就不服他。現在這些人考據、考證的結果，就說是〔他們是〕禪宗的和尚，西藏就叫做、那本《西藏史》就叫他做「支那堪布」，「堪布」者，即是大法師，即是主教的意思，「支那」即是中國

人，中國去的「支那堪布」是禪宗和尚來的，禪宗和尚來，他就怎樣？主張什麼都不用的，「直指人心」那樣，即是不必讀經教，又不用怎樣？即是現在禪宗那些人，即那些狂禪那樣，這樣就行了。

這樣去到西藏就肯定死，去到小乘，那些也是不行，去到就恃著勢力，那個西藏王都討厭他，那時西藏王見到這樣，但這些是外父（岳父）派來給自己太太妝嫁的，怎麼搞？怎能送走他？而且可能是間諜，兼做間諜，怎樣送他走？他這個西藏王很聰明，去印度請一個學者回來，請了一批，請了一批學者，其中有個叫做蓮華戒（Kamalaśīla 約 740－795）（應是再後些時候那派仍有勢力），這個人學問固然是好，辯才也是相當好的。這個是因明家來的，請了他來，當然是大家意見不同，他又說你不對，你又說他不對，於是大家那些弟子就分成兩派，就互相水火，西藏王就想，如何是好？

好了！現在開一個無遮大會在這裡，我自己主持，你們兩個辯論，你們禪宗的支那堪布推一個大和尚出來，與這個蓮華戒辯論，如果是蓮華戒辯論輸了就放逐回印度，趕他走，全部〔留下〕你們這班中國和尚；如果中國和尚輸了就應該怎樣？那就走好了！

好！這樣如果輸了之後，你們就全部回中國。那些和尚一定輸的！人家不是這樣，我不答你都可以！沒有這些的！人家記下來的，我說這一句話，你怎樣答，有人記起來的！好像下棋那樣，舉手不回的，他講錯了，講錯也不行，講錯都算數的。好了，大家在那裏，西藏王做主席，他們兩個在那裡辯論，他說，你們兩個誰先講？一個正面的；一個是反面的，你們兩個自己搞。這樣，西藏的那個印度和尚蓮華戒他說，我讓你支那和尚，你做正，你立義，正就立義，正是立，立方、立義，這是敵，敵論。我讓你，你想講什麼？我立義，立義什麼？即是好像現在的西藏人考格西那樣，標出來，我現在立什麼？

譬如我主張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的，譬如我立、譬如我立義那樣，淨土法門是佛法中最方便的法門。我立，寫在這裏，我立這個義，你駁我，你有別的東西比我的更方便的，淨土法門不是最方便的，你駁倒我，我就輸。立義。那些中國和尚就急不可待來立，最笨的！與人辯論最好讓別人先講，你先講就很吃虧的，你一開口講的時候，別人已經看看你的痛腳在那裏了，他於是就搶先，我現在立「頓悟」義，你認為怎樣？你駁我吧！他說，你就立「頓悟」，我就立「次第」，修行不是頓悟的，修行要循序漸進的，我現在用「次第義」來駁你的「頓悟義」。

好吧！你來駁吧！幾下就輸了，他這個印度和尚就認敝鄉，你大法師說頓悟，怎樣叫做頓悟？你說頓悟，我就不識得叫什麼叫做頓悟，拜託你解一下給我聽，什麼叫做頓悟。頓悟嗎？「頓悟」者，一超直入！猶如獅子王，你的那些「漸」就好像匍匐爬行，我就好像獅子王，一下一跳就過那邊，一超直入的，這樣就叫做的「頓悟」，你的「次第」就好像慢慢爬而已。於是他即刻就輸了。這樣？你這隻獅子王一跳就過那邊，你不知要不要在路上一路過呢？當然一定要在這裏跳過去的。快極了！我現在不是問你快慢，我在問你要不要經過路在這裡，你要不要從這裏過那邊？一定要這樣過的！這樣你就輸了，這樣一路一路過，就是次第，將一分鐘分作幾多萬分，現在第一個萬分一在這裡，第二個萬分一在這裡，一路一路過，這樣就叫「次第」。

你快，我現在不是與你爭快慢，我現在與你說，你說頓超嘛！我就與你說頓超與次第，我就說要次第，你就說不用次第的，你現在就輸了。是嗎？我最快！我現在不是與你爭快慢，你早前不要立快慢義，你現在說要頓悟、頓超？輸了，大家找那些學者做證人的，那班人都是懂得邏輯的，這樣照邏輯，即是照因明就輸了，這樣就問西藏王，喂！輸了就怎樣？立了約的！輸了就依約行事，請支那和尚通通回中國，全部放逐回中國，是呀！你看《西藏佛教史》。

「利生堅固而不作，悟已勤修利有情，」我真是瞌眼瞓（打瞌睡）了，寫成這樣的！「智者作此窮劫量，便得最上離染喜。」「利生」，即是利益眾生，化度眾生，「堅固」，意志很堅固，不會退縮，「而不作」，雖堅固，但是不作，不做什麼？不

作「三輪」之想，不作「三輪」的實執，不執著實的「三輪」，不執著這個是實的、實有的布施的我，不執著你那個受我布施的實的眾生。不執著我現在有些什麼實的東西給你，不要執，因為這些都是眾緣和合的假法來的。而不作執著，而於三輪不起實執。

如果你能夠這樣去修行，「悟已勤修利有情，」一路路你能夠不起實執，就已經是悟了，你能夠這樣了解，你勤些修行，時時都這樣，這樣來利益那些眾生，如果你這樣，你個人本身就是一個聰明的人，是智者了。「智者作此窮劫量，」一個智者，你不要求快速，「窮劫」去做，因為「窮劫」去做，然後才能把你歷劫以來的煩惱消除的，「窮劫量」，那個世界普通一成一壞就謂之一劫，「窮劫」去修行。「便得最上離染喜。」你將來的結果就得到離開煩惱的那種喜悅了，不起了，就成佛，離開一切染污。

丁四，第四頌，為欲說法失。一得一失，離染，度眾生就是得，有功德；為了貪欲而對眾生說法，或是為了享受，為了貪欲而去說法是過失的。「得」字者，指功德；「失」就是過失。「若人為欲而說法，」即是《金剛經》的所謂心有所住，為了一種可愛的東西，譬如你布施，《金剛經》教人「不住色布施、不住相布施、不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布施」，當你布施的時候，你就不要有這樣的想，我現在布施了，我現在做功德了，將來我就如何如何，不需要有這樣的想法，布施就布施。不住相，不住色，不要以為我布施了，我第二世我就是一個很美貌的人了，或者我娶到一個美貌的妻子，不要為這些，「住」者，貪著那種東西。如果為了你所望、你所想的東西而去說法度眾生，「彼名捨欲還取欲，」這種人就叫做什麼？

本來就是捨棄欲望去修行的，你說法，想成佛，你現在為了這樣，為了那些你認為可愛的東西而去布施，就叫做「捨欲還取欲」了。「愚癡」這個「癡」字，「愚癡得法無價寶，反更遊行而乞匄。」這種人覺得自己很了不得，去修行了！這種人是那些「愚癡」的人。「得法」，本來他已經學到佛法了，本來佛法是無價之寶，有了「無價寶」你就不要捨棄它了！但不是，「反更遊行而乞匄」。你卻走去做乞兒！你

本來有無價寶的，你不去，你就走去做乞兒，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的，很好的修行他不做，他走去搞搞震，這樣的佛教徒不知有多少！你見過未？搞搞震，很多是這樣的！這些就是什麼？就是「愚癡得法無價寶，反更遊行而乞匄」。四圍浪蕩去做乞兒。

第五首頌，第五頌：「捨著利生德」。為欲而說法就是失，是嗎？「捨著」，捨棄一切執著而利益眾生的，他就是有功德。「於諍諠雜戲論著應捨」這裏一撇（，）「發起上精進，」一句。「為度諸天及世間，於此瑜伽汝當學！」「於諍」，「諍」者，整日爭論，「諍」，即是爭論，「諠雜」，嘈喧巴閉，「戲論」，整日搞那些不等使（無謂）的東西，做不等使（無謂）的事情。對於你整天搞搞震，你還執著，以為是好事，「戲論著」，執著。如果你這樣做，那個「著」字下面這個 comma 的一撇，最好不要，那個 comma，「應捨」，這些應該捨棄它不要做，不要做這樣的事。即是如果是文法上應該是這樣的，「於諍諠雜戲論著應捨」，「捨」了之後你要怎樣？

「發起上精進」，發起高級的精進，勤勇的精進，這樣你精進你就要修行了，修行什麼？一定要修瑜伽。「為度諸天及世間」，將來你不止度人間，天都會來聽的，你現在如果那些有德的人來說法，那些天人會走來聽的，「為度諸天及世間」的人。「於此瑜伽汝當學！」你自己要修瑜伽才行，這種瑜伽你應該學修。講完了，勉勵那些人，勉勵了之後，第二部分就「依教奉持」。

「奉持」兩個字何解？「持」即是記憶，「奉」者，就是奉它為、奉它為聖言量，奉它為聖言，「持」，「持」者，即是記憶到，不要忘記它，叫做「持」。舊時印度人的佛經就不是寫的，不寫下文字的，要靠記憶的，「憶持」住它，「持」的時候就一定有個名的，我現在念某部經了，就有一個經名的，譬如你跟一個法師學經的時候，譬如你說，我現在想學《阿含經》，你要知道你的法師整套《阿含經》他都記得，他不用寫的，整一大套《阿含經》他都記得，念的過的，他就要找那位法師學。

你要說，我學《阿含經》或學某部經，你要有個名的，不過你奉持的時候一定有用的，一部《阿含經》裏面有幾十種小經的，《阿含經》是叢書來的，裏面幾頁就一本經，幾頁就一本經，有很多本，這樣要有個名的。第一什麼經，第二什麼經，如何，用什麼名稱來奉持它呢？下面分二，第一是慈氏問；第二是世尊答。乙一，慈氏問，「爾時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慈氏菩薩又再問佛了，他怎樣問呢？「世尊！於此解深密法門中，當何名此教？我當云何奉持？」　那些經普通一定有這兩句的。

他說：「世尊（啊）！於此」，「於此」即是對於這一部經，對於這一種「解深密的法門」，「法門」者，經裡面的義理，對於這種「解深密」的義理，「當何名此經(教)？」　我應該將這本經叫做什麼名呢？用何名稱呼此教？「教」者，經也。稱這本經？稱了之後，「我當云何奉持？」　我應該如何把它改了經的名後，如何來回憶它，然後記憶它呢？乙二，世尊答，第一就問，第二就是「讚教勝利」，讚這〈分別瑜伽〉這一品的勝利。丙一，正答二問。上面兩個問，第一是「當何名此教」；是嗎？第二是「我當云何奉持」。是嗎？「云何」即是怎樣。

丙一，正答二問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善男子（啊）！」叫一聲他，「此名瑜伽了義之教，」我所講的這一品，就叫做瑜伽的「了義之教」的經，其實這一品若單行就叫做《瑜伽了義經》，這是講修止觀中最了義，「於此瑜伽了義之教汝當奉持。」你於我所講的這部「瑜伽了義之教」，你就叫它做「瑜伽了義之教」的經，你這樣來奉持。丙二就是「讚教勝利」了。那個結集的人讚歎，照例就這樣讚的，佛說此經時，有些如此這般的得益，這個不是佛講的，是下面那個結集的人，那個結集經的人讚歎這部經的勝利，勝利、勝利兩個字就是這些經裏起的。「說此瑜伽了義教時，於大會中，有六百千眾生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」「六百千」即是幾多？這樣就神多個人了。

聽眾：十幾萬。

羅公：是，佛經裏面講，那些化身的神多過人很多的。

聽眾：六十萬啊！

羅公：六十萬嗎？人就當然不會有六十萬人在那裡聽，釋迦佛那個講堂哪裡坐得下？是嗎？並且這本經不是在人間講的，他在報土講的。

聽眾：報土坐得下的！

羅公：報土坐得下的，「摩醯首羅天」囉！

聽眾：是呀，報土坐得下的！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你看維摩居士那間「丈室」都坐得下這麼多！

羅公：那些神就很多都坐得下的。現在我們在這裏講課，你怎知道沒有神？現在你在家燒一下衣都不知幾多鬼來，那些人見到的，我一個同家有個專見到這些東西的，燒衣，七月十四燒衣的時候，以前在香港、不是！在廣州喜歡這樣，稍為窮的都一百錢了，如果有錢的就成千錢放在那裏的，實在那些人就殘忍，不對的，燒到差不多，在門口處燒，燒到一地灰，又熱的，拿著一千錢，一扎一扎的，一百錢一扎，將那些碎錢，撒錢了，燒完東西之後他就撒錢了，一撒，那些細路（孩子）在那裏搶，搶到有些燒傷的，什麼都有，有錢的就將整串的整千錢的！窮的都一百了，以前毫半子（1.5 毫）一百錢而已！毫半子（1.5 毫），本來一百錢，看看，一百錢幾多個 cents？十個錢就一分 cents，十個錢串窿錢就一個銅板。

聽眾：一個 cent 嘛！

羅公：一百就十個銅板，一毫子！一把，你的袋都承不起的，很重的！舊時我們出街吃東西，帶一元二角而已，已經很闊佬了！我們讀書，讀高中那時……

聽眾，兩毫半子，兩餸一湯！

羅公：是，袋（帶）一元二角，我日日都袋（帶）一元二角，講得我這樣衰！

聽眾：一元二角上學，

羅公：什麼？幾多錢？連坐車？

羅公：吃飯，很闊佬了！吃兩毫半，如果是飯堂，去飯堂，大學飯堂，兩種，如果長

餐，就要找一張卡的，打窿的，好像巴士那樣的，就六個半銀錢（6.5 元）一個月，真是抵（便宜）了，你去中山大學讀書，一天三餐，六個半銀錢（6.5 元），六個半銀錢，你去食，它一張長枱就好像 buffet 那樣，生的，豬肉一大盤，這麼大碟，牛肉，還有菜在那裡，你望望，告訴他要什麼。

這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心，「三百千聲聞，遠塵離垢，」那些「聲聞遠離塵垢」，「於諸法中，得法眼淨；」這個即是什麼？指那些聲聞小乘回心向大的那些，「一百五十千聲聞，諸漏永盡，心得解脫；」成了阿羅漢；「七十五千菩薩，獲得廣大瑜伽作意。」「作意」即是修定、止觀。這個〈分別瑜伽品〉是《解深密經》中最勝的那一品，教人修止觀，講到顯教裏面，最殊勝的就是這一品了。

即是孔明未死之前，我們中國人就不知道有個觀音菩薩的，就要怎樣？諸葛亮死了之後，晉朝，晉武帝篡了魏之後，然後就有一個叫做竺法護（Dharma-rakṣa，約 229－306），中國人，但是他的老師是印度人，印度舊時叫做天竺，Indo，Indo，地方名叫做 India，他就譯成 Indo,Indo 就譯成 Indo，不知何解，以前的人譯做「身毒」，Indo，「身毒」。什麼？

聽眾：這樣核突（醜樣）？

羅公：後來就不叫做 Indo，就叫做印度天竺，天竺是譯 Indo 的譯音。直至到唐朝，唐三藏回來，然後就不叫做天竺，就叫做印度，Indo。所以是天竺、身毒，這些名稱。

以前就不知道，有那個姓竺的他是中國人，他拜了個印度的老師，在西域學佛，去到現在新疆省那裏學佛，拜著那個印度人的老師，這個不知是不是真的正宗印度人，總之說他是印度人，他是印度人，他就跟了師傅的姓，舊時的和尚是跟師父姓的，師父是印度人，他就姓竺了，改個名，修行出家改了名叫做竺法護，佛經看到有一個叫做什麼？竺法護或者曇摩羅察，dharma 就是法，rakṣa 這個字，護，竺法

護，這個人學了之後就回來中國，就翻譯了《法華經》，不是你們現在讀的這本，他那本《法華經》叫做《正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，裏面就提出有個觀音，觀音菩薩，於是中國人就知道了有個觀音菩薩，原來他有這樣大的願力的，這樣慈悲的，然後中國人就知道了。以後他就改個名叫做觀世音。後來就譯了經，到了鳩摩羅什譯的《法華經》就一樣是叫做觀音菩薩了，鳩摩羅什死了沒有多久，那些印度和尚又在這裡譯《解深密經》了，不是玄奘的這本，仍然是叫做觀音菩薩。

這一品，中國人知道有觀音菩薩之後沒有多久，翻譯出來之後，這一品就記載了觀世音菩薩問釋迦佛的，就是問什麼？就是問「地波羅蜜」，「地」者，即是見了道之後，一見了道就入了初地，初地，由初地一路到第十地，過了十地，第十一個地就是佛了，這樣，每一地裏面怎樣修行？都是修「波羅蜜」，修「六波羅蜜」，「六波羅蜜」，「地」就有十地，怎樣配呢？於是就這樣配了，就要修行布施修得圓滿，就是初地，即是布施道圓滿。二地就是戒了，三地就是忍辱，四地精進；五地，禪定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剩下、「六波羅蜜」剩下一個智慧了，是嗎？

怎樣分配呢？就被這五地來分配了，因為智慧最緊要，用智慧來分，將這個「般若波羅蜜」就分五地來修，智慧有兩種，一種叫做「根本智」，一種叫做「後得智」，根本智就幾乎是梗板（一定）的，後得智就級級不同的，就將根本智叫做「般若波羅蜜」，其餘那些就不叫做「般若波羅蜜」了，什麼「定波羅蜜」、「願波羅蜜」，這個什麼？那四個「波羅蜜」，我都不記得了。

聽眾：方便、力。
羅公：「願波羅蜜」。
聽眾：力。
羅公：「智波羅蜜」，智，又叫做「智波羅蜜」，後得智，
聽眾：「力波羅蜜」，力呀！
羅公：什麼？「力波羅蜜」。沒錯！
聽眾：方便。

羅公：「方便波羅蜜」。四個「波羅蜜」，這四個「波羅蜜」都是後得智。第六是「般若波羅蜜」，根本智，即是第六地修根本智已經修得很圓滿了。後得智還未得，後得智就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那十地。這樣劃分。這樣就叫做「十波羅蜜」了。這樣就在十地裏面修那「十波羅蜜」。當時就觀音菩薩問釋迦佛，我們看，甲一，全本品，《解深密經》差不多每一品就是一本經，所以這部分你可以稱它為《地波羅蜜經》，現在我們、你們念觀音菩薩都只是念《心經》，這一品更豐富，比《心經》更豐富，二，分二，甲一、甲二，甲一，問答正說，一問一答。

聽眾：羅教授，何解……

羅公：印度南邊有個山叫做普陀洛迦山（Potalaka），這個不是現實中普陀洛迦山，是叫做普陀洛迦山，你那些人長江口的人在那裏修行，就荒謬地說我們這裏就是普陀洛迦山了。於是那些人就說那裡是了，這樣那些人才去的，所以普陀山那些人就說，這個就是我們觀音菩薩的道場的，如果你們想拜觀音，找我們就可以了！就等於開一間舖頭，做保薦那樣，一樣而已。

聽眾：羅公！

羅公：什麼？普陀洛迦山現在還有沒有？

羅公：即是獅子國，出現在斯里蘭卡，普通那裡會這樣窮的？

聽眾：現在變成這個普陀洛迦山沒有了？

羅公：西藏人就說西藏就是普陀洛迦山。

聽眾：那些人笑得那麼大聲做什麼？

羅公：西藏是這樣講，這裏的人就是不相信，西藏那些人是食肉的，那些喇嘛大隻羊髀來咬的，觀音菩薩的淨土那裏有這樣殺生的？菜也種不出，這些人食牛、食羊的，觀音菩薩不會這樣的！所以這些人，你就不要聽他講。那些人說觀音的普陀山，改了個名，其實是舟山群島裡的山，他們就叫它做普陀山而已！改名而已，好了，於是五台山其凍無比的地方，又說這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了！不過這些人找一下，找到峨嵋山，就說這是普賢菩薩的道場了！一會一個韓國和尚來到長江流域，去到九華山那裡，在那裡出家，當然這個人不錯的，那些人就說他是地藏王的化身了。所以這個是地藏王的道場了。

聽眾：那些人信他。

羅公：你信的，你家裏就是。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你不信就是去到都是假的，是嗎？到處都是的！到處都是觀音菩薩的道場，他已經成了佛的人，哪裡不是他的道場？所以那些人講，你就儘管聽他講，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。

答了，問答正說，甲一，然後甲二就是依教奉持。問答正說又分兩部分，一部分就是長行廣釋；「長行」即是散文，用散文來到詳細解釋；然後乙二，以頌略說，又是在最後有一首頌，乙一，長行廣釋。又分四段，這四段分得很好的，丙一，廣明諸地，「廣」就是詳細，詳細說明那十地，丙二，就是廣明十度，詳細說明每一地所修的一個「波羅蜜多」。丙三，別釋依地起度所對治障，就各別每一地、每一地解釋，一入了地，就以那個所入的地做依據，就在這裡修這個「波羅蜜多」了，修一種「波羅蜜多」，修了之後，「波羅蜜多」就對治這種障礙了，「所知障」、「煩惱障」，對治的障礙，不是說不入地就不修、不對治的，不過入地就真正能夠徹底對治那樣解。

丙四，明佛說一乘義。到最後講。觀音菩薩問，佛說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不是！總之你佛在第二處，不只是《法華經》，你曾說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個個眾生都成佛的，到底是怎樣的？觀音菩薩問釋迦佛。釋迦佛回答他，不是的，這是鼓勵那些人而已，實在是三乘才是實的。所以那些人、天台宗的人，簡直讀書讀不透的，釋迦佛自己都這樣講了！一定要揸住那一點點，這些是什麼？這些就是「執」了！這些即是叫做「執」。

好了，丙一，廣明諸地，就分六段，丁一，約四種清淨及十一分，就分別諸地。「約」就是依據，依據，四種清淨，十地裏面有四種清淨，怎樣四種清淨？第一種，四種清淨第一種，發心修行的清淨；第二種，戒律清淨；第三種，定清淨；第四種，慧清淨；智慧清淨，四種清淨。依據四種清淨與十一分，十一個階段，修行由初入地

到成佛的十一個階段。來到分別，這個「分別」二字當說明，說明這個十地。然後丁二，解釋十地的名稱，

丁三，約二十二愚分別諸地，「約」即是依據，「愚」即是癡，愚癡，眾生的愚癡有二十二種，依據二十二種愚癡來說明那十地，哪一地就剷除哪一種愚癡。丁四，約八種殊勝分別諸地，修行一路一路升進，有八種殊勝，用那八種殊勝來分配給這十地。丁五，約勝生分別諸地，什麼是「勝生」？一世比一世勝、優勝，譬如你這一世在中加文化協會聽一下，第二世你可能就更升進、更加好了，你只要肯修持戒，肯修福，你就一世比一世好，叫做「勝生」。一世、一生比一生殊勝的。

丁六，三願分別諸地，以三種願來分配十地。現在我們就丁一，約四種清淨及十一分來分別諸地了。裏面分兩段，一問一答，戊一，問，觀音菩薩問，「爾時，觀自在菩薩白佛言」，即是佛講完〈分別瑜伽品〉之後了，觀音菩薩就問佛了：「世尊！叫一聲他：世尊（啊）！如佛所說菩薩十地，所謂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；復說佛地為第十一。」一句。他說，「世尊（啊）！如佛所說」，「如」即是依照，依照佛所講，「菩薩十地」，一個菩薩，由見道到成佛，中間經過十個階段，就十地，你所講的「十地」即是下面所講的，所謂即就是，就是什麼？

「極喜地」即是初地，極歡喜的，入了初地的時候，前所未有那麼歡喜；「離垢地」，「垢」者，即是犯戒的污垢，能夠離開犯戒的污垢；「發光地」，智慧的光明，「焰慧地」，不止發光，不止有智慧的光明，還可以銷毀很多煩惱，「煩惱障」與「所知障」；「極難勝地」，已經很難勝他，只有他克制別人，他克制煩惱，不會被煩惱所戰勝他的；「現前地」，整日那個無相真如現前；「遠行地」，遠行地即是智慧一路路修，定慧一路進步得很遠了；「不動地」，第八地了，叫做觀自在菩薩了，第八地了。一到第八地，那些有漏種子就不再起了，不是！有漏種子不起現行了，只是剩下種子；現行的都是無漏法現行，「善慧地」，智慧更加善巧；「法雲地」，「法」即是佛法，猶如雲，猶如大雲一樣，含無數那麼多功德的雨點。「復說

佛地」，十地之外又加一個叫做「佛地」，成佛的階段，就說它是第十一地。

下面再問：「如是諸地，幾種清淨？義（幾）分所攝？」以上所講的十地，是將它歸納為幾多種清淨呢？「幾種清淨所攝」，記住，文法是這樣，幾多種清淨所攝，「攝」者，收也，即是隸屬幾多種清淨，或者幾多種清淨能夠攝藏這種十地？「義分」，有幾多種「義分」，義理的「分」，即部分，「攝」者，屬也，屬於。這樣觀音菩薩問兩個問題。「十地」是「幾種清淨」所攝？即是十地的時候，哪一地有哪一種清淨？幾多種「義分」，到哪一地能夠體會到哪一種「義分」？

答了，答就長了，戊二，答，分二了，己一，標宗略答，「宗」就是什麼？主題，把主題舉出來，舉出個主題；己二，問答廣釋，兩師徒一問一答，詳細解釋了。現在己一，標宗略答。「爾時，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」，佛對觀音菩薩這樣說：「善男子（啊）！」叫一聲他，「當知諸地四種清淨、十一分攝？」你應該知道，那「十一地」是將它歸括為「四種清淨」，那十一地裏面總共體會到十一種義分，「十一分攝」。要將來才可以了。

聽眾：解一下「觀自在」。

羅公：「觀」就是觀察，兩個解的，第一個「觀」就是觀察世間，觀察世間他的智慧很自在，因為怎樣？因為他已經成了佛，乘願再來的菩薩，他原來是釋迦佛的老師，是嗎？

他現在再來捧場而已，所以他與佛一樣自在的。觀察，他的觀察力能夠很自在的，這是一個解；包含兩個解的。第二個「觀」是觀察世人的痛苦，他能夠很自在地觀察，一觀察到，他就去救人的，你去稱念他，或者你修行，他會來救你的。觀察眾生的痛苦而去救度人，很自在的，他觀察有自在力，以及他救度人的時候，他都有自在力，所以叫做「觀自在」。第一個解了，包含兩個解。第二，他修觀的時候，時時都是無相觀現前，怎樣無相觀現前？那種「五蘊皆空」以及「諸法空相」整日現前，

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」。很自在，一點都不用吃力的，在定中很現前的，這樣叫做那個觀有自在力的。「觀自在」的兩個解。

第一個解釋就只是限於那個已經成佛的觀音菩薩，第二個解釋就是通乎第八地、不動地的菩薩，第八地菩薩都叫做觀自在菩薩，因為修到第八地，他修空觀很自在的，不用吃力的。這樣就兩個名，即兩個意義。這個到底是，如果你是第八地菩薩，你只是適合一個意義而已，所以現在有些人爭論，講《心經》的觀自在菩薩，到底是為已經成佛的「觀自在」，抑或是那些已經修到第八地的菩薩呢？

於是，只是唯識宗都有兩個不同解釋，窺基法師就說要那個解才好，個個第八地、修到第八地都是觀自在，人人都可以的，如果你是修到第八地，你是觀自在菩薩，你就修行一種很深的「般若波羅蜜多」，修行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的時候，你就會很自在地能夠「照見五蘊皆空」了。他這樣解。這樣，唐三藏的第一個大弟子是窺基，第二個大弟子就是圓測法師，圓測法師就說不是，這個是已經成佛的觀世音菩薩，他當時在會上，是得到釋迦佛的加持，威力的加持，他在這裏對舍利子說法的，這是圓測法師的講法。我的《心經》講的，是用圓測法師的講法，那個就好些，那些人會信任些，是嗎？你說這個是普通的八地菩薩，那些人就沒有那麼信任。

聽眾：他既然已經是成佛的、觀世音已經是成佛的菩薩了。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他何需要釋迦佛去加持？他自己都有足夠的力量。

羅公：所謂加持就不是說他低於他才被他加持的，加持是怎樣？加一種力量給他，支持他，你既然來這裏做菩薩，你以菩薩身份出現而說法，這個釋迦佛是教主，你是久遠成佛，幾多百劫前已經成了佛是你的事而已，是嗎？

聽眾：即是兩個出去……

羅公：即是你的兒子蓋了大屋，請你去住，你個媳婦才是主人，太太，是嗎？你去作客而已，你去作客，是不是這樣？

聽眾：如果我媳婦同我住，我們就半作客而已！我就是退休而已！

羅公：現在我老婆整日都說找地方住。什麼？

聽眾：觀音菩薩都是果位菩薩了。

羅公：是呀！

聽眾：何必要再來修煉那個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？他都度人了！自己照見五蘊皆空……

羅公：不是說他要修，他坐在那裡「照見五蘊皆空」而已！

聽眾：過了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」那個階段。

羅公：是呀！那時已經行了，現在他，這句說話是結集的人講的而已！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那個結集這本經的人講的，而且他在《大般若經》裏面，確實是觀世音菩薩這樣問的，不是這麼簡單的！不是問這樣少東西的！問很長的！那些人，另外一個結集的人，將大部經縮成二百幾字而已！這個不是最原始的，是一種 outline 來的！是一個 summary 而已！很長的，現在那些人考據，我們讀的《金剛經》，當時佛都不是這樣講的！佛永沒有講這本《金剛經》，Edward Conze (1904–1979)就是這樣講了。佛是講《大品般若經》，很長的，有二萬首偈的，一百卷的，鳩摩羅什翻譯了一百卷，佛講那部，後來那些人將它來縮，將它來 summary，那些學者將它來 digest，將它來 summary，將它縮成《金剛經》，再縮就變成《心經》，指出哪幾句是《大般若經》哪一段裡面的，摘要出來，《心經》裏面除了那首咒就句句都是《大般若經》的，在那裡，最緊要這兩句，就在那裏執那兩句，在那裏最緊要那兩句，他又在那裡再執兩句。這樣接駁起來。

聽眾：那個四禪。

羅公：是！

聽眾：佛教的四禪與外道的四禪是不是一樣的？

羅公：看來一樣。

聽眾：修外道的四禪與修佛教的四禪……

羅公：一樣的！

聽眾：似乎修佛教的難些？

羅公：不是！

聽眾：他們外道修上幼下粗，已經可以一路上了。

羅公：什麼？佛教都是一樣的，佛教都是一樣的，你就是下就是麤，上就是細，譬如你想，欲界不好，我要入初禪，這樣把一切欲的煩惱壓住、壓住，壓住煩惱壓得多，你就得輕安，入初禪，入了初禪，你在初禪就說，好了，於是再進一步，都還是麤，要再上一些，你如果這樣修都可以的，一樣是快的！不過你知道嗎？問題是佛教徒他不修！不修的，何解不修？兩個原因，第一，佛教徒認為這些很粗淺，誰不知即使粗淺，你都要可以才行的！是嗎？要講到玄妙了，「一念三千」，「事事無礙」了！講得如此圓滿，得把口講「事事無礙」！你只是口講事事無礙，你做得到嗎？「一念三千」，你試試「一念三千」給我看看？是呀！現在一念是有三千，起妄念，那個阿陀賣梅薑，梅薑囉！都是一念三千的，有什麼好處？是嗎？講就講得玄妙，實在就不等使（沒用）。但是小乘的人，他沒有這麼多玄妙的東西，就一條死路就這樣修上去，第一是嫌那些太淺而不修，第二，真正有些就不主張修，不需要的！宗喀巴就這樣，不用的，修止觀就可以了，不用理它幾多禪，硬是修就行了！它自然會禪，一級一級禪，它自然會到的，你何須理它？宗喀巴呀！這樣都是辦法的，你不理它，理它有時更弊，理它反而入不到，你不理它就入到，不難的！實在不難，你修的時候腳踏實地，好了！那些腳踏實地的人就費事修四禪，不如更加簡單，念阿彌陀佛，於是走去念佛，他又不用去修四禪了，如果有人問，說我要修四禪，一樣可以。

聽眾：教授我想問你，可不可能有這個果？譬如初地，輕安那些。

羅公：不是，輕安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初禪之前？

聽眾：是，我意思是說，有沒有可能好像發夢那樣，你一做到那種境界，即是那種到了輕安的境界。

羅公：你意思是輕安的境界是怎樣嗎？

聽眾：即是一個人想修道，是嗎？

羅公：是。

聽眾：你未知道那個境界是怎樣的。

羅公：知道的！知的。

聽眾：你現在正在修，你未知道，未到那個地步。

羅公：你不知而已！很多人知道的。

聽眾：是呀！我不知道，可不可能好像給你一個夢……

羅公：有的，有人就講過怎樣的，我都講過，你知道嗎？你未來嗎？

聽眾：不是，她說是不是好像發夢那樣？

聽眾：是不是有個預感？

羅公：預感？No！不需要。

聽眾：有沒有？

羅公：夢幻的東西是靠不住的！預感？預感靠不住。

聽眾：不是！給你一種感覺，那時的境界是怎樣的？

羅公：你知道的，這些你自己會知道的，到那時快來你就會知道的。

聽眾：即是要到才知？你不可以預先知？

羅公：不是！不是蹼一下跳進去的，有一定的次序入的。

聽眾：我知道，我意思說，你知道一下那種境界是怎樣的就修上去。

羅公：知道的，講給你知的，這些已早講給你知的。

聽眾：但是有沒有說話講？

羅公：你聽我講嘛！

聽眾：即是譬如你說「冷暖自知」嘛！即是你要自己知道的。

羅公：嘿！所以我說講這些太玄妙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這是什麼境界？現量體驗到的時候，不是靠、不是靠那些概念，不是靠邏輯，不是靠概念，現量的，是直接接觸，好似喝水那樣，冷到這樣？熱到怎樣，自己知道，所以中國人裡那些人害死人的就是那些禪宗，開口就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其實他自己都不知！

聽眾：90年8月5日。

由丁一那裡起，約四種清淨，就十一分分別諸地。那個「約」字在佛經裏面當依

照，依照，依照什麼？依照四種清淨，用四種清淨來到衡量，做衡量的標準，及十一分，「分」者，分段修行，由初修行一路到成佛十一個大階段，那十一分，用那十一分來到分別那十地，分別那十一地。這樣就一問一答，問了，「爾時，觀自在菩薩白佛言」，「觀自在」是觀世音菩薩，是嗎？你們現在整日拜的那個觀世音菩薩，「觀自在」，他怎樣？釋迦佛講《解深密經》，就是在報土的那裏講的，觀自在菩薩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的助手，他就走來釋迦佛的報土裏面，參加他的法會，他就問釋迦佛。其實這個釋迦佛應該是叫做「毘盧遮那佛」（Vairocana），他的報土，他的報身佛不是叫做釋迦的，叫做毘盧遮那的。觀世音菩薩就對佛講了，我們姑且都是叫他做釋迦佛世尊，是嗎？

他說：「世尊（啊）！如佛所說菩薩十地，」「如佛所說」，「如」即是依照，依照佛你所講，菩薩修行由初發心一路到成佛分十個階段，就叫做「十地」，「地」即是階段，所謂「十地」是什麼？「所謂極喜地、離垢地、發光地、焰慧地、極難勝地、現前地、遠行地、不動地、善慧地、法雲地」；這樣就「十地」了，「復說佛地為第十一」。你除了那十地之外，又加了一個叫做「佛地」，就叫做第十一地，是最高了，至於每一地的地名就講到那裡再講，「如是諸地，幾種清淨？義（幾）分所攝？」他現在發問了，「如是諸地」，以上那十個、十一個地是什麼呢？「幾種清淨所攝」？第一個問題，用幾多種清淨來到判別它？哪一個地屬於那一種清淨？有哪種清淨？

「幾種義分所攝」？「義分」，「義分」者，即是它的性格、性質，它的性質，那個性質，「義分」與英文的 quality 差不多，用它的性質來分類、分段，叫做「義分」，由初發心一路到成佛就分做十一段，十一分，即是走路那樣，一段、一段、一段，即是「幾種清淨所攝」？幾種「義分」所攝，那種文法就是這樣的，是嗎？「幾種清淨」與「義分」所攝？即是兩個問題。下面就答了，答就先標舉那個要旨，叫做標宗，「宗」就是要旨、主題，標舉出那個主題，簡略地先答覆，然後第二就問答廣釋，釋迦佛與觀世音菩薩就詳細問答來到解釋。現在是標宗略答。

「爾時，世尊」，當那個時候，釋迦世尊「告觀自在……」「爾時，世尊」，那個「世尊」下面一個感嘆號，不是感嘆號來的，我寫錯了，應該是一撇（，）一撇，甚至連那撇不要都可以的。「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：」他怎樣說？「善男子（啊）！」叫一聲他，「當知諸地四種清淨、十一分攝？」他說：善男子啊！你應當知道，我們菩薩修行的那一地、一地是「四種清淨所攝」，將菩薩的那十一個地，以四種清淨來劃分它、判別它，即是哪一種地就得到哪一種清淨，「十一分攝」，即是將十一個地剛好將它來分為十一份，分段又是十一段，這樣講就講得不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觀世音菩薩就繼續問了。己二，問答廣釋，問答廣釋就分兩段，庚一、庚二。

庚一，釋四種清淨能攝諸地。就解釋菩薩修行的那些「地」是以四種清淨，將它分成每一地得到某一種清淨，總共四種清淨，攝屬於四種清淨。現在庚二，明十一分能說諸地，又說明菩薩修行的十一個段，剛剛就是與十一個地相稱。釋四種清淨能攝諸地。裏面一問一答。問了，觀世音菩薩問：「云何名為四種清淨能攝諸地？」什麼叫做那「四種清淨」來到貫攝那十一種地呢？觀世音菩薩成佛比釋迦世尊更早，是嗎？他這種即是什麼？表演式，化身來到做一個菩薩，在釋迦佛的座下裝作程度不夠來發問了。

答，釋迦佛答了，答就分兩段，一段是釋，一段就結。壬一就是釋，釋迦佛答了，「謂增上意樂清淨攝於初地；」第一種清淨叫做「增上意樂清淨」，跟住，「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；」這是第二種清淨；「增上戒清淨」，「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；」這是第三種清淨；「增上慧清淨於後後地轉勝妙故，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。」「善男子！當知如是四種清淨普攝諸地。」

那種清淨，「增上慧清淨」是攝這麼多種地的，「攝」即是包括、包攝，包含、包容，現在講了，「謂增上意樂清淨」，清淨有多種「清淨」，有四種清淨，一種清淨就是「增上意樂」，「意樂」西方人譯作 intention，是嗎？實在就譯得不清楚

的，所以有時，有時你看英文就好過看中文，但有時你用英文看了之後，你更要一路看中文然後才更清楚的，尤其是唐朝人的注釋是特別清楚的，現在要解釋什麼叫做「意樂」，「意樂」就是我心的傾向，「意樂」的本質是什麼呢？中國人解釋它，「意樂」，將什麼叫做「意樂」來分析，勝解、本質，它的本質是什麼來的？

所謂「意樂」的本質是三種東西混合的，第一就是「信」，就是有個信念，譬如你很喜歡聽基督教的，對基督教有個信念，即是「信」；即是 faith，「信」「欲」，我想，希望得到，希望、希望，我所希望得到的，加上「勝解」，清楚的了解，對那種東西有清楚的了解，又想得到，又有信念，三者結合就叫做「意樂」。現在你看佛經，看到什麼「意樂」、什麼「意樂」，就是將那個「意樂」來分析，分析為三種東西。現在的西方人又說精神分析，分析得很微細、很好，其實一望到唯識宗唐朝那班人，現在精神分析簡直就是小兒科。

只是一個所謂「意樂」，即我想，將它來分析，裏面的內容就有三種，那個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，1856－1939），那個 Freud，他分析那些人神經（精神）病，神經（精神）病分析起上來其因素只有兩個，第一個，人人都愛自己，如果在社會上他的自尊心太過被傷害，即是與他那種愛自己的「我愛」傷害（相反）的時候，他就會壓抑了，受壓抑了，受壓抑受得多，就充滿了那種不平之氣，充滿了不平之氣就叫做什麼？就叫做「情意綜」，英文叫做 complex，就成為一種 complex，很複雜的一堆東西在那裡，叫做「情意綜」，只是愛來的，我愛不能夠伸張。第二種就是性愛，sex，性愛被壓迫，譬如一個人整天追女孩子，但總是沒有人喜歡上他，沒有人喜歡就太傷害他那種追求心，他就抑鬱、抑鬱在那裏就成為 complex，complex 緊要（厲害）的時候，平時就壓抑，一到什麼？遇著兵荒馬亂的時候，法律管轄不到他的時候，他就飛起來亂搞一通了！是嗎？

那些神經（精神）病的就以什麼為體呢？神經（精神）病就以兩種情意綜為體，一種就是什麼？自我之愛，一種就叫做異性之愛，分析是這樣。這些實在就簡陋到極

的，現在還說 Freud 是最權威的，即是他解，他應用這個原理醫治神經（精神）病，凡被他治療的都好（康復）的，精神病的原因不外是兩種而已，太傷害，自尊心太受傷害它就會爆發；第二是發花癲的，追求不到他就發花癲。

-完-